

红色故事

三份文献中记录的遵义籍女红军李小侠

■ 胡启涌

1935年1月7日,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。1月15日至17日,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,史称“遵义会议”。

中央红军驻留遵义城期间,积极动员群众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活动,李小侠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当时印发的《红星》报报道内容、女红军李坚真的回忆文章《我们在遵义帮助建立革命政权》、陈云同志的回忆文章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,三份珍贵文献资料里都有关于李小侠的记录。

《红星》报中的“一个妇女”

李小侠,女,1916年3月出生于遵义老城区一个平民家庭,自幼崇尚自由,性格开朗。1931年,她考上了县立女中,常到遵义三中借阅进步书籍,书中的新思想对她影响很大。

1934年,李小侠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周司和,随后参加了在遵义三中和女中组织成立的“反日反帝大同盟”,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年底传来红军转战入黔的消息,“反日反帝大同盟”改为“红军之友协会”,筹划欢迎红军入城,“红军之友协会”还在李小侠家里开过会,秘密研究工作。1935年1月7日,红一军团二师进驻遵义城。随后,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会见了周司和、何恩余等“红军之友协会”骨干。听取汇报后,邓发建议将“红军之友协会”改为“红军之友社”,该组织得到红军总政治部批准后,休养连的女红军李坚真、洪水等同志被派来开展具体领导工作。随后,“红军之友社”在中营沟杜家公馆(今斯巴达书社后面)挂牌办公。李小侠整天出入于此,积极参与扩红、筹粮、宣传等工作,配合红军开展革命活动。

1月9日中央红军举行入城仪式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随红军大部队进城,遵义各界人士聚集到丰乐桥(今迎红桥)桥端的接官厅,敲锣鼓放鞭炮,欢迎红军将士们入城。李小侠与“红军之友社”的同志们,分别领着孤儿院的孩子,省立三中、遵义女中的部分学生及一些民众,夹道欢迎中央红军。

红军驻遵义期间,李小侠与“红军之友社”的同志们一起,拉横幅、贴标语、打土豪、分田地,异常活跃,不久李小侠便被调往红军总政治部工作。1月12日,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,在遵义老城协台坝省立三中(今遵义市第十一中学)的操场上,召开了遵义县群众大会(亦称万人大会),正式宣告由25名委员组成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,李小侠作为妇女代表发言,并被选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月15日,《红星》报以《遵义全县群众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》为题,报道了成立事宜。文中写道:“还有本地一个木匠工人和一个妇女同志的演说……”“一个妇女”即指李小侠,因为当天的会上,上台发言的妇女只有李小侠一人。

李坚真回忆中的“女学生”

在蔡畅的直接过问下,负责扩红工作的李小侠参加了红军。李小侠在1979年12月27日的回忆中谈道:“后来,我动员了九个女的,加上我十个人报名参加了红军。当时我流了泪,因为工作没做好,蔡畅劝我不要哭。”1935年1月19日起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陆续离开遵义,李小侠随队伍向土城方向前进,当晚宿留泗渡。

1月28日凌晨,土城青杠坡战斗打响,李小侠与女红军李坚真、刘彩香等一起,冒着敌人的炮火抬担架、救伤员。29日凌晨,红军撤出青杠坡,从土城、元厚渡过赤水河,甩开敌军跳出了包围圈,这就是红军作战史上著名的“一渡赤水”。李小侠随中央纵队一渡赤水,她的积极、活泼、阳光,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在行军途中,红军大姐们还教会了她使用枪支。

2月9日,李小侠随部队到达云南扎西,经历了红军史上著名的“扎西整编”,随后又参加了红军“二渡赤水”和“二占遵义”。后来,李坚真在《我们在遵义帮助建立革命政权》一文中回忆道:“特别有一个女学生,我印象很深,她很活跃,叫李小侠,后来也参加了红军,跟我们一道到了扎西……”

陈云回忆录里的“黔北女将”

1935年2月28日,红军二占遵义老城。3月1日,中央纵队进驻遵义,李小侠回到了离开40天的老家,可是她的家没了,亲也不见了。她后来回忆说:“回到遵义,住了几天,我家的房子被毁了,全家人不见了。”

3月初,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即将撤离遵义城,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军遵绥涪游击队。3月4日,在老城杨柳街召开成立大会,游击队从红九军团抽调干部战士为骨干,吸收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部分成员和在川黔边参军的新战士组成,李小侠亦留下参加遵绥涪游击队。3月5日,游击队随红军大部队撤离遵义城,辗转活动于遵义、湄潭、绥阳三县边境,牵制敌人,配合中央红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。后红军遵绥涪游击队由于势单力薄,一个多月后就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打散。其间,游击队召开“洞上会议”决定西南籍的队员转入地下开展战斗,李小侠、何恩余、谢树中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,坚持与敌周旋。后来,李小侠只身流落到湄潭县鱼泉镇(今鱼泉街道),在当地结婚安家,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。

李小侠的革命经历,陈云同志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记载:“尤有一事可记者,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,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,年约二十,同情红军,在大会上演讲,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,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。当赤军(指红军)退出遵义时,李小侠亦随赤军而去……以后此黔北女将不知还在否?”

湄潭县解放后,湄潭县委安排李小侠到妇联工作并参加剿匪;1984年,她任遵义市(今红花岗区)政协驻会委员。1998年12月,女红军李小侠走完了传奇的一生,享年82岁。

文化中国行

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

盐道遗韵

隆兴三场镇的百年沉浮之悦来场篇

■ 王颖

在赤水河畔,悠悠古道蜿蜒于群山之间。这里,曾是川盐入黔的咽喉要道,往昔,背盐工们佝偻着身躯负重前行的身影、马帮清脆的铜铃声,以及商贩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共同交织成了一段悠长而悲壮的乐曲。在习水县隆兴镇,曾经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商贸集市——鼎新场(俗称“倒马坎”)、悦来场(即淋滩场)和龙兴场(后改隆兴场)。

如今,这些曾经繁华热闹的集市已逐渐归于沉寂。但古盐道青石板路上那深深浅浅的足迹,以及背杆留下的小孔痕,依旧清晰可辨。残存的老街虽历经岁月的侵蚀,却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荣光。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,一同探寻这三个场镇在百年时光里的跌宕变迁。本期聚焦悦来场,敬请关注。

—

淋滩人刘春和,曾任仁怀厅土城里三甲保董,两度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。他早年靠拉船当纤夫维持生计,生活十分艰苦。幸运的是,他早年得到了一筐山蚕种,开始尝试在青杠林中发展山蚕养殖。经过数年的辛勤经营,他的养蚕事业逐渐有了起色,养殖规模不断扩大,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商。他还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养蚕,传授养殖技术,帮助大家增加收入。

清末民初,在刘春和的带动下,淋滩已成为黔北重要的蚕茧基地。但刘春和并不满足于此,他进一步拓展产业链,开设缫丝作坊,逐步发展出织绸、染色、油绸加工等产业。

刘春和还创新“商户联农户”模式,免费为农户提供蚕种与技术支持,承诺以保底价收购蚕茧,消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。他创办的“春和丝绸厂”所产油绸品质上乘,同时仍不断改良缫丝工艺,从河南引进先进的染色技术,并请来专业技师指导生产,使得淋滩丝绸以“柔滑如脂、色泽鲜亮”闻名遐迩。《赤水县志》记载:“春和丝绸厂每日用工三百余人,年产绸缎五千匹。”

1922年,重庆商业纺织品公司在重庆召开赛宝会,特邀淋滩油绸参加,淋滩油绸获得了有关人士以及经营丝绸的商人的一致好评,会后由大会组委会赠送照牌一张;1928年,国际纺织品展销会在巴黎召开,重庆纺织品公司将淋滩油绸送到巴黎参加展销,又获得了好评,会议为淋滩油绸颁发了获奖证明书(中英两种文字);1930年获贵州省全省实业展览会银奖。

同时,刘春和还开办了石灰厂、铁厂、锅厂、陶罐厂、红糖厂,生产的产品畅销省内外。

二

1905年,刘春和在曹家坝兴修衡房12间,同时发动乡邻修建了房屋40多间,开设旅栈、酒店、饭馆、百货布匹商店,并建立市场,命名悦来场(后改称淋滩场),定场期为一、四、七日。然而,悦来场在创立初期面临着诸多困境。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尴尬,西有唐朝坝(同民)、洗脚溪(醒民),北有土城场、东有鼎新场、南有太平渡,几乎处于五个集市的中心位置,这使得悦来场在吸引客源方面面临巨大挑战,初期赶集的人不多。而且,淋滩到土城和太平渡虽通水路,但陆路皆是羊肠小道,道路崎岖难行,商旅往来极为不便,严重制约了悦来场的发展。

三

1912年,为了打破地理桎梏,振兴悦来场,时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刘春和决心开辟新的盐运路线。他实地勘察地形,穿梭于山林之间,经过深思熟虑,最终选定从土城溯赤水河至淋滩,再经陶罐、仙人坳、鸡爬坎至顺江铺的路线。随后,他与鸡爬坎乡绅吴臻荣合作,正式动工新建和扩建土城经淋滩至顺江铺的70里石板大路。同时,他将盐道改经淋滩,又从坪上新修一条10里的石板路到干江寺,连通淋滩到醒民和四川太平渡的赶场大路。

新路建成后,效果立竿见影。客商和盐工们纷纷改道,选择从悦来场经过。悦来场一跃成为水陆交通枢纽,吸引了大量商贾前来经商,市面变得繁荣昌盛。

后来,刘春和筹建土城天堂口大桥,但工程

开工后不久即去世,临终前他嘱咐其次子刘纯武(1895—1952年)继续修桥。刘纯武继承父志,完成了任务。此后,刘纯武继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一职,他不仅完成了父亲的遗愿,还积极救助红军伤员、成立保商队,保护客商们从土城到二郎滩直至茅台一线的安全。

1946年,刘纯武任赤水、古蔺等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时,为保护联防辖区安宁,曾率联防武装人员捕杀了作恶多端、危害乡邻的惯匪。四川商民曾在淋滩渡口之石壁上为刘纯武竖立题词,“威靖萑苻”的碑刻至今犹存。他还在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甘蔗产业,壮大铁厂、锅厂、红糖厂、陶罐厂等产业,将淋滩产业推向了鼎盛时期。

悦来场(淋滩场)鼎盛时期,每日有数十艘木船停靠码头,装卸食盐、丝绸、山货等各类货物。往来的客商和背盐的盐工络绎不绝,每逢赶集日,街道上车水马龙,水泄不通,商铺通宵营业,热闹非凡。

后来,七区政府(设在淋滩)遭遇火灾损失惨重,加之当时土匪猖獗,社会治安不稳定,政府人员为了安全起见,整体搬迁至同民地藏寺办公。随后,新成立的第八区将区公所设在隆兴场,淋滩逐渐被边缘化。后来,赤水河机动船的开通,不再有纤夫和背盐工,又随着赤桐公路的修建,淋滩因偏离主干道,交通优势不再逐渐走向衰落,曾经繁华的水陆码头逐渐沉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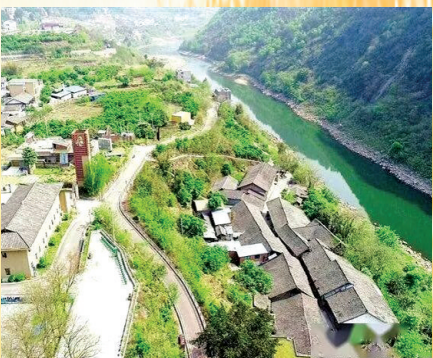
四

1935年1月28日,红军在土城青杠坡与国民党川军展开激战,次日红军撤出战斗,向古蔺方向转移,有部分红军伤员流落土城、隆兴地区。

刘纯武时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,得知情况后,积极收留流落的红军伤病员,将他们安置在自家名为“老房子”的手工业作坊中,还请来当地中医刘伴元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。

红军伤病员伤愈后,刘纯武根据他们的意愿安排后续事宜。对想返回原籍的,他资助路费,让裁缝把路费缝进他们衣服里,并在临行前招待一顿饭。部分返回原籍的红军,如田成玉、何祖生等,后来还寄来感谢信。至1936年初,经刘纯武资助送返原籍的红军有六七十人。

对于选择留下的红军,刘纯武安排他们在当地做工、经商、务农,或加入保商队。如今当地群众还记得,留下的红军有刘清华、刘湘辉、马成龙、田成玉、何祖生、汪志祥、宋加通等10余人。



今淋滩场一角。